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六十五

雜著

尚書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大皞也

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籍書籍伏犧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

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陸

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實大也少昊金天氏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

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
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
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
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
德王撥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即位上世帝王遺書也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先君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
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
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

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
之徒並受其義程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術未術也孔
亦當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言乃後人
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
推變衣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
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
治育立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按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知春
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
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
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
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國各始皇各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
焚詩書在二十四年坑儒在二十五年願師古曰家語
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
舊堂壁中而漢記二敏傳云孔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銷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故為秦博士以秦

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晃錯往受之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

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

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漢書乃言初亦至歲而後亡數十篇其說不同蓋

傳文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

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懋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

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凡二十八

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說

詳見本篇此至魯其王好治官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

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

曰其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書名數蠶子書形以之為篆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成有一德說命三篇

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凡五篇其
命也復出首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
百篇定之序文合為一篇共為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
八篇定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
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
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
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前序十二卷以五十八
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也其說謂亂季威者洎
作九共九篇稟命告釐沃湯在汝鳩汝方貞社疑至
臣彥典賈明君肆命但后次丁或又四篇伊陟原命仲
丁河實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法樂命歸禾嘉禾成承
正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也今亡承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
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子纂
書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
顯衣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

篇則與經文又有自相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亦未
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
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為一以既畢會國有巫蠱
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間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
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陸氏曰漢武帝未征
太子○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
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未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
細考焉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
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
知也蓋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
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也
大抵書文
今於眾之本誥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
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蓋命則是當時史官孔穎
所撰彙括消色祖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

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
共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
者舜典益積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秦誓三篇共為三
十四篇并偽作一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
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
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
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
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

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頤頤乃於前晉奏上其
書而施行焉今按漢書所引秦誓云詎神者歟及三出
疑即伏生口傳而疑錯所屬讀有其引式成則伏生無
此篇必是張霸所為作者矣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
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
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
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
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
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糜滅之餘反專得

之親率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庶民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
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百皆黑故曰黎民於
漢美辭變交惡為善也附是雍和也於是無不和也此言
堯推其德自身及物由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時此兼命二氏四子作為曆象以授民發其及
統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如後篇幾德之屬是也日
陽精一日而鏡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
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
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獲蠶績之候凡
民事早晚之所與分命義仲宅喁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
也其說詳見下文

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成而分我以為布且考勝之恐其推涉之或差也或白上
文所命蓋義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仰
卑夷東表之地蓋官任國都而統治
居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所出
之如實各出日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
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也東作春月歲功

方與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
之官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書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十刻
春分之氣蓋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
宗氏聚於巽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和也申命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似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申命
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劉氏曰當云宅南
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
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
中祠日而祭其景如周禮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北中者也來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
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折而又折也以
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見也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毳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入而各之也
錢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
分之暮文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
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至陰日

避春之日中故牽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
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毯毛落更生
潤澤鮮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
好也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為言蘇也萬物生此死而復蘇
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
曰幽都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
之事也日短晝四十七刻也長然無所避故直言
也星昴西方曰虎七宿昴星冬至之中星也
氣定而民聚於內也極毛亦以冬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
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
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
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術言者
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星虛星昴是也次不當中而
適當其次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
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
室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天度四分度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度之一而不定故天
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

東此即歲差之由言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
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古候修改以與天合至
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
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
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帝曰咨汝羲暨和基
五年蓋為近之而亦未為精密也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咨嗟也嗟受而告之也暨及也其謂周也歲周三百
成數也聖治工官庶衆績功熙廣也按天休至周園周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度會日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分日之
積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九而一得六不盡三百
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
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五百九十一所為朔虛合氣盛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三
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五歲再閏則五
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五歲再閏則五
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一置閏則春之一
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
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
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名實垂矣矣暑反
易既為可笑而農桑無務皆失其時為害尤甚故必以餘
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
也皆廣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此以下至繫績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咨差
聖者將登而用之也放齊臣各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
丹朱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
嚚謂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
於不善故為嚚訟禹所謂憝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
深知其子之惡而不置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
特諸侯也蓋考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舜衣今亦未見其必
不然姑存帝曰疇咨若予朱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
於此云

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來事也堯堯臣各共工官各蓋
古之川官族也方且鳩聚象見

也言力且鳩聚而見其及也靜言庸違靜則能言而用之
則章皆其言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不
可曉與下文不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
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巳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厥弗成四岳官各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者洪水
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泛濫而逆行也割害也蕩蕩黃
懷包其四而也襄駕出其上也大章曰陟浩浩大貌滔曼
也極言下民其咨其大勢若慢大也俾使又治也兪衆共
之辭鯀崇倫各歎其美而薦之也弗者甚不然之辭方
逆也命上之令也言專任己意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

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比也鯀言鯀
俾直是其方命敗類之也岳曰則四岳之獨言也異義
朱詳疑是已廢而復強奪之意試可乃巳者蓋廷臣未有
賢於鯀者不若然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巳矣言無預
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

任大事不可不敬聖人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之通號巽順而入之也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入君我之位乎蓋丹朱統不肖奉臣又多不稱故欲奪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有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蓋四岳與羣臣請依同聲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愈應許之辭予聞者我嘗亦聞先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又四岳獨對也替無日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也頑母舜後母也象好異母弟各傲驕慢也謂和也柔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復人也時是刑法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

婦之問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祭尤重故觀人若於此為尤切也整聖降下二女堯二女媯皇女英也為木各在今河中皆河也親出歷山入河汭水此一說亦水名一說也故舜所居在媯之汭也嬪婦也舜為氏也謂其家也言治裝而下媯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舜典 古文有今文 合於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

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實而充塞有此四者

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官職之位也○今按孔

疏梅頤葵上古文尚書孔傳之時已失舜典一篇又自此

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故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下

文債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

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蓋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其所謂無此二十八字而續綴五典以下則固
伏孔傳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續綴五典以下則固
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始方與乃
得古文本經而并及傳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但末
知其餘文字同異又如何耳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慎
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列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知
有司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
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唯唐虞有
之猶固之家宰也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
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負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
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
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也迷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
林州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患堯使舜入
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
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坎○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成底致陟也
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

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直升帝位
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
也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昔氏曰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
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在璿璣玉衡
也文祖者堯始祖於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天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也以玉為管輅而
設之所以窺幾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今之運天儀也齊首
審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
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言舜初揖位乃察璿璣以審七政
之所起薄天儀普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
周曆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日月旁行遠之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而四邊下
以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代以鳥卵也
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
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
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三度半強地不亦然北極去地上三
十六度而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極高正當天心中極南
五十五度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
見之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

至之日道南下去也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九
十之度冬至至一極九斗一變冬至去極一百一十度此
其二大率也其南北極侍其兩也其天大也月星宿斜而
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奉而故而至漢之武始鑄銅而為
營之象術長八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
之望以近得日月星辰之所在即此舊法玉衡之遺法蔡
邕以為一得天體之實者也在即此舊法玉衡之遺法蔡
周天度也古人以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宮不可目察則以手
切之也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亦為此之天宮不可目察則以手
古制六合儀平置單二上刻于二辰八十四人三重其在外
者曰六合儀平置單二上刻于二辰八十四人三重其在外
以準地而面定經方圓立畢雙環是刻去極度數以中分
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也上入地也下而結於其子午
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真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
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也下而結於其子午
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以南北二極皆為圓軸
虛中而內向以擊二辰四道之環以南北二極皆為圓軸
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以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
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準黃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
衣去刻二刻宿度而結於畢雙環之卯酉真黃道則上黃
雙環十刻宿度上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亦結於卯酉之

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之半唐其外以為秋分後之
日軌又為白黑環以半其天使不須二下設儀輪以水激
之使其日穴隨天東西運轉以為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
於逆可考曰三辰儀以擊二辰四道之環以南北二極皆為圓軸
如禹距外三指內以賢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面而當中各
地禹要中又小軸使盡既得隨環春而運轉又不可隨處南北
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備故
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歷家不悉北以二斗魁四星為
機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悉北以二斗魁四星為
其說以廣異聞肆類于上帝裡于六宗望于假竹徧于羣
天上遂也類裡望皆祭名周禮祭昊天上帝之當祭非常在大
以肆師類造上帝注云如祀者曰類如秦誓武王伐大里
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是也上帝天三裡精意以
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其祀有六祭法曰理少牢
享之謂六宗宗尊也所尊也壇祭旱也山川祭山祭大川五嶽
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次壇祭旱也山川祭山祭大川五嶽
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周備也羣二謂丘陵墳衍
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
古昔聖其之類言受輯五瑞既無乃日觀四嶽羣牧班瑞
神祇以上位為也也

于羣后變劍圭子也公執桓五侯執信圭伯上天圭子五
驗其其不也周禮天子執圭以朝諸日鄭氏三云各玉以
胃以今覆冒天下云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銜
其胃下斜刻小天長短廣狹如也既盡觀見四嶽四嶽之
曾其主頭有九州之牧者即辨其為也日輯五瑞觀見五等諸侯也
此以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氏曰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
不蓋來有先後故日見之不如他朝日之同期於一日
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東禮意下班頒同羣后即
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曼頌還其瑞道與天下正始也
王絕秩于山川肆觀東后扁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五玉三帛三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
去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以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天子滴諸侯曰
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或宗泰山也柴望番柴以祀天
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以而就祭之也秩者

其性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秩視
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
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上篇謂疾之國其有不
則協而合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也六律為陽
黃鍾太疾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為陰大呂夾鍾中呂
林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圓九分而黃
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
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
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剛疾以之審度長短則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
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
中者一引以之二百以之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管所容十二百
黍其重十二銖兩則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
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
所用有不相同者則審而益之也時月之法則先本而後
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之法則先本而後末
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法則先本而後末
蓋如五等禮吉山軍賓嘉也修之所同天下之風俗
也五等禮吉山軍賓嘉也修之所同天下之風俗
公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贊而見者此九字當
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贊而見者此九字當

者也流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逐之類也宥寬也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青可矜法可罪與夫
視官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比而寬之也
夫罪之輕者金罰具金也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
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罰其金以
贖罪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青謂過
誤災謂不幸非人有如此而人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
而直赦之也估謂用犯若人有如此而刑則入於刑則雖當
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於刑則雖當
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未此七言者大畧
盡之矣刑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豈或哉
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豈或哉
各有依當者乃天罰不易之定聖而欽恤之意何乎其間
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
無金刑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則失之輕疑赦而贖
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
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也
受平而天有利之心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所以流共工
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
隨其罪之輕重而異其法也北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
國多在大江之南彭蠡之西洞庭之東恃險作亂者也
州此裔水中之居曰荆崇山南裔之山或云在今禮州三
危西裔之地則雍州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
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
秋所記四凶之名與比同司說者以窮奇為共工
為驩不知其果然否也
為驩不知其果然否也
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故曰落死也死若氣歸于天
喪為之服也過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鞀土革木也音
樂器也古者謂畿內之民與列國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
年海內之民則不為服唯堯聖得廣大恩澤隆厚又能議
舜為天下得人故海內之民思慕之深至於此也按堯
乃崩在即位通計七十載又試舜三載內之民為天子齊衰
三月所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者如喪考妣之民無服者過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謂之吉月也孔氏曰舜服喪三年畢將致政故復至文祖

廟告受終告撰此告即位也按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此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開也舜既告四岳之官開四方之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咨有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迓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之官養民二牧十之惟在牧也正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狃之能者擾而習之遠近之勢如此先務其畧而後致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得有得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進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信有得仁人而拒絕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誰蠻夷之國亦當相率而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奮起熙廣惠順疇類也一說禹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舜居且於之位以時廣庶事而順成庶頌者乎僉

衆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時有在朝者也禹崇伯鯀之子四岳又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也時是懋勉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是則拒此百揆之事錄其舊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稽首首至地暨及也稷契二臣皆帝善之子稷名棄姓姬氏封於帥契姓子氏封於商臯陶亦臣名也俞者然其率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特稱舜者乃見自此以上稱帝者皆堯也自此以下稱帝棄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也右君也謂有帥之君土之稱也稷曰正寢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親相親睦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信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敷其事也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

有昧於其理而不相新變不相遜順者於是因出之讓又
申命契乃為司徒使之教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欲其
優柔浸責以斬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
而無迫切虛為元而無耻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之勞來
正而輔翼使之自得之意已帝曰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
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夏疑明而大也魯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
之究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在外曰華夏在內
曰兇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在外曰華夏在內
就孔氏以罪於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切
恐刑不使奔之於市官辭則下蚕室餘刑亦裁屏與蓋非
死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誰有五而宅之但為三
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誰有五而宅之但為三
等之居如別爵惟五而分士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
四裔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常致
其明察乃能使人無不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咨垂
其罪而人無不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咨垂
次其工垂拜稽首讓于受新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若

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士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
阜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土之工攻石之工攻木
擊之工有攻木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
垂也言其其事也受新暨伯與二臣名也帝曰疇若予上下
往哉汝諧若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水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
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若言汝能和其職不聽其讓也
屬於夏官四臣名也高卒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太史公
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受新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受以精竹為兵建於兵車者新方盤斧也古帝曰咨四岳
者多以其所能為名三人豈能為二器者與帝曰咨四岳
有能與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龍帝曰兪往欽哉典主也三
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
秩宗蓋序次百神之宮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
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
之事亦此意也風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

敬以直力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素青而無帝曰變命汝

物欲之汚可以交於臣明矣九二臣名無帝曰變命汝

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微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皆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大夫之

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

以因其得性之善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先

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先傲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

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第而

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

心之所流謂之精臣養其中和之得而放其氣質之偏者也

於言則必有長短之志心有所謂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

下青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人抵哥聲

謂聲依永也既而有長短青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

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

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

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五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

而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

以和矣聖人竹樂以養性情育人林事神祇和上下其體

用功矣廣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變曰以

則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况緣於此獨言其

功此益稷之文也帝曰龍朕聖說殄行震驚朕師命

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

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

帝曰變命汝

物欲之汚

典樂教胥

歌永言聲

曰於予擊

必不足於

以因其得

又專在於

孔子亦曰

心之所流

於言則必

謂聲依永

能成文而

皆然即禮

而相侵亂

以和矣聖

用功矣廣

則蘇氏曰

功此益稷

汝作納言

其言之不

政教必使

功緒有所

比下者皆

禮非人人之所能也故必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
鳥獸則非此之比故必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
四岳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
納言之選我可知故宗之任則其若也若授契舉陶之不吝者
申命其舊我而已○又按此平水土若授契舉陶之不吝者
秋兩官蓋帝王之法比以官兼兵刑之事而禮分爲夏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三考九載也
也九載則信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庶績咸熙也明而黜其
也賞罰明信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庶績咸熙也明而黜其
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黜陟之法分比而三苗也明而黜其
也如比也按三苗於經者加曲謨益稷禹貢呂刑而詳其
蓋其負固不服不臣不王故治水之際三危已宅而猶有
不即工者交禹揖位之後帝命祖征而猶命及禹班師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比之也呂刑之言
絕則通其本末而言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不可先後論之陟身也謂身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
方乃死之徵召也陟方猶言升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天

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
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于南方
而向絕耳方猶云祖乎方也按此得之但言不當以陟字
為句絕耳方猶云祖乎方也按此得之但言不當以陟字
也此言舜生而陟三十年乃即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
居此言舜生而陟三十年乃即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
其始終也

大禹謨

於氏曰震史述二典而其政以為大
舉陶謨益稷三篇所少備二
典之未備者古文有今文無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謨謀也帝謂

是也文命敷四海者即禹道所謂東漸西被湖南暨聲於
號于四海者是以文命敷于舜如禹之號于四海者為何事
吳氏曰此書不專為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
二典為之臆陶謨首九章亦類此言曰后克艱
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祗承于

易即此意乃者難辭也曰德者言其德化

也焉言君而不政易其為君之臣而不敢易其為

而無慮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帝

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

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收所也無告

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

貧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

愛民好土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

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

矣崔氏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益曰都帝德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漢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

野為鄙鄙謂都為美也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

能運則變我不測故自其大而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

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

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此堯之初起

不見於經傳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聖或然也

或曰舜之所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因

德以勸之言不待堯能如此帝亦然也堯而遂美舜

應象舍堯而齊舜又徒極口以言其美而不見其真勉規

戒之辭恐唐虞之祭未遠有此諛佞之風也只依舊說贊

堯為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以為所當由之道也言

天道无常隨人所行之順逆而應之以禍福猶影

響形声以終上文之意見所以不可不親者以此益曰吁

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咎罔

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欲使

同古文作敬聞元改今虞度言當敬戒於無虞度

之時謂戒於無形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度淫過也當四

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

縱恣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里也任賢以小人間

之謂之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成就也言有所圖為於之於理而未安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佛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其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之言如此亦有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辨而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感故方寸之間光輝明言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銀惠迪之莫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美之密也益言敬戒之道禹美而美之因謂所以如是而修其德者將欲以善其政也而為政之道不在乎他特在乎養民而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水克火以火克金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祖制以洩其過或相斲

以補不足而六者死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善婦聽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食肉不飢不寒之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生也六者既修則民生畧遂而不可財之所先教故為之傳典數教以正其德通上易事以和居而先教故為之傳典數教以正其德通上易事以和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當其理而无所垂則既不和矣焉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推叙者言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與三也推叙者言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其勤已修和各由其理力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其勤已修和各由其理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如勤終怠者人情之變養以久怠之心必生則已成之勤不能保其久而勤常有以勸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如是者則戒之而休美之其怠於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然又以率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於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功其歡故舞之舞也謂功不德之已而前日之成而太史公所謂供能思初安能惟始沐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浴膏澤而歌勤若者也

洽萬世永賴時乃功

以成遂也六府即水土火金木土穀也

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有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
美之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九十一曰耄百年四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

勤勞之辨而汝乃能不怠於其職故命之以掛帝位而率

衆臣也克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

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受後惟居拜總堯之衆禹曰朕德罔

尔未能遷宅帝位也故其命禹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力行之

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婦惟皋陶

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掛

帝位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

以率帝之衆者性在於皋陶舍皋陶而求之亦无能及之

者則是亦惟在於皋陶耳又言名言於口者以為惟在於

皋陶而允出於皋陶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卒无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拜位也舜

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契者史記載稷

契皆帝耆之子尚克為兄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

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皋陶能明五刑之

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

實所以期至於无刑之地今乃臣庶罔干予正而民情又

皆合於中道无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无所施矣凡此

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有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

美之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婦惟皋陶

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掛

帝位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

以率帝之衆者性在於皋陶舍皋陶而求之亦无能及之

者則是亦惟在於皋陶耳又言名言於口者以為惟在於

皋陶而允出於皋陶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卒无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拜位也舜

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契者史記載稷

契皆帝耆之子尚克為兄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皋陶能明五刑之

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

實所以期至於无刑之地今乃臣庶罔干予正而民情又

皆合於中道无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无所施矣凡此

皆汝之功蓋不聽禹之讓而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

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有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

美之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婦惟皋陶

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宜使掛

帝位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我念其可

以率帝之衆者性在於皋陶舍皋陶而求之亦无能及之

者則是亦惟在於皋陶耳又言名言於口者以為惟在於

皋陶而允出於皋陶者亦以為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

卒无有以易於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拜位也舜

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皋陶此不及契者史記載稷

契皆帝耆之子尚克為兄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及者而已期者先事而取必之謂舜言皋陶能明五刑之

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故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

實所以期至於无刑之地今乃臣庶罔干予正而民情又

皆合於中道无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刑果无所施矣凡此

皆汝之功蓋不聽禹之讓而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

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輕以治之功已成矣
而於法之中有疑其或輕或重者則從重以治之功已成矣
常也謂罪之輕重未明而可以殺者則從重以治之功已成矣
恐其罪實無可殺之罪而陷於非辜不殺之則恐其殺之則
不幸者尤聖人之心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
寧姑全之自受失刑之法有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
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所以申恩而無窮故其用刑行賞
而有所疑則常屈法所以無所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
好生之德比其本心所以無所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
外及其流衍洋溢而無所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
无不愛慕感允且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
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
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也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皆舜之所欲
化之行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從之乃帝曰來禹降水敬予成
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敬美之帝曰來禹降水敬予成
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洧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於壑
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降洞无涯也其災所起
雖在堯時然既舜即位而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
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言禹自許能任治
水之功而果能治之是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
九功皆叙此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
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自有此二美而又能勤於王事
命之必使其功之實則自有此二美而又能勤於王事
爾蓋古字亦通用也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不為大績
功也指其成允功而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不為大績
大嘉乃績者彼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言此盛德者帝王相
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言此盛德者帝王相
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言其不可辭也
是時舜方命禹以居耳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於心者人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
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善反故危而不
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

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
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
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曰
曰允執厥中而舜之命禹又推其本末而詳言之蓋古之
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
可見於經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
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不咨於衆言之無稽
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正言
治之大者也言謂發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
用也上文既言有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
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可畏非君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
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此言可愛者君而可畏者民也君之所以可愛者以
以君非民則無以奉戴而至於亂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
戒以謹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願欲之事欲其有以常保
其位永為下民之所愛戴而不至於危也若其不恤其民
使其至於困窮則天命去之一絕而不復續矣豈人君之

所願欲也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
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兢無敢逸豫而進其
我於臺重之間此其所為聖人之分故我之命汝其慮已審
矣豈容復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敵
有他幾乎志毘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
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已盡禹不容復辭故請歷卜有
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掌
卜筮之官也蔽斷其後也習吉重得吉卜也蓋言卜筮之
官占事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於龜若我之志
已定而衆謀又協則鬼神其必依據龜筮無不協從矣况
卜筮之法不待言吉今又何用更待故卜再得吉兆乃為
可乎再辭曰固母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
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朝未可知是是否
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金勝說

金縢此篇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

既克商二年上王翼日乃瘳此叙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群弟上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

夷叛也意其稱兵率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

隗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上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周公居東

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降霍叔于燕人命微子啓上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于後公乃為詩上謂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

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

戩狼跋之詩

秋大熟上弗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

元孫某通厲虐疾至能念于一人是也既克商一年至乃

告大王王季文王及公歸王翼日乃瘳皆史與百執事之

言叙後事以始終祝冊之辭也

王執書上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

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召詔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傳曰武王克

商遷九鼎於

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憂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我狄之間至孫公劉始封於部
國於豳十世至太王辟狄人於豳之縣於東山之西文王遷於
豐武王遷于鎬鎬在豐在邠縣東鄧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
在鎬陽縣波也岐在邠西北無百里鎬又在岐西三百餘
里所謂鎬波也岐在邠西北無百里鎬又在岐西三百餘
曰成王欲宅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邠西北無百里鎬又在岐西三百餘
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以人言則多寒洛天朝多陽日西景
均焉非特如此而已也三監之難言則四方朝貢賦道里
距朱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
侯而宗言社稷官府宮室其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
而車攻謂之復古

召誥

惟二月既望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越六日乙未王朝
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於已後六日乙未成王自廟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傳曰太保三公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傳曰

也丙午與上既望同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

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汭汭洛北之水疏曰庚戌三月七

葉曰攻位者平高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

下以定所至營之位也疏曰十一日也蘇越三

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一日也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配故牛二耳疏又曰十四日也

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傳曰告立社也越

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社先成廟則奠之此間當有告卜事越

廟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奠之此間當有告卜事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疏曰二十

賦功屬役之書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不遠率五服者

文畧耳邦伯周公牧也葉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而邦伯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殷不作傳曰

言勸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疾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諸

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

此惟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

王以及周公者周公祖王事故也此論最善葉曰禮諸侯

朝于朝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

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告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而陳戒于王者所謂公事公

遣使奉幣具此此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元

者天之元子陳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上

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全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

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工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臧瘝在

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歆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于四方民其非命用懋王其疾敬德而不返也退終者夫

也籲乎也天既絕毀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仕天故能保佑及

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

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

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

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无以承天眷命又復如

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

賦功屬役之書也

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

不遠率五服者

不以遠役衆也

傳曰

言勸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出取幣乃復入錫

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

疾傳以為王與公俱至

文不見王無事故諸

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

此惟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於

王以及周公者周公祖王事故也此論最善葉曰禮諸侯

朝于朝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

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告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而陳戒于王者所謂公事公

遣使奉幣具此此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元

者天之元子陳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上

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全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

亦無疆之憂也其可不敬乎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工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臧瘝在

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歆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于四方民其非命用懋王其疾敬德而不返也退終者夫

也籲乎也天既絕毀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

若今時既墜厥命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教德

若順也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變與存亡之迹不過

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

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在天所陳夏商教德墜命之

勿棄老成又考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能考謀自天則又

善也陳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善德必資

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之命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

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雖幼國之

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

教其德不敢遲也用崔畏于民者若險也民猶水也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

中言王今又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十中洛邑為天下

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

然但王命來且曰其作不邑其自時配皇天忠祀于上下

此定邑耳。且曰其作不邑其自時配皇天忠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亦曰公言當作大邑

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意王先服殷

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街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遇王敬作所不可

不敬德林曰周王遷毀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

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此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

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

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

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

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

在王之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

非政刑所及也王氏以為明政刑以節之不知道之言也

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之

得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相通情易以行

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

德以率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之而已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
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
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陳曰召公言我王
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
其功蓋益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
慎其所教蓋習于上則習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
初服之時教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教則愚則凶則短祚
也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求命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其
惟王勿以小民唯用非彝亦敢珍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
非常也○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
法外殛之○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
亦有所得何也王之位民得之非謂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
而主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以字
如以其師之以此成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字
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刑罰其下乃為蘇說同葉
刑也刑儀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恤民庶君臣一以
刑也○夏殷目以民心為天命也○陳曰小民之刑於下則天
求命矣○林曰王法敬得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求
命之矣○所謂用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蘇氏
駁難已不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則自疑者故因其大
和會而協雖周之雖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及民周民
也○君子皆同保受王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
後世林曰○民百君子之威得王當終受天之戍命以顯于
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求命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天求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誌祀上下而祈

命

洛誥

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之而擇其有可知者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蘇氏曰周人謂洛為成周謂偃為宗周使來告

卜王在宗周作洛誥葉曰此篇當與召誥參見周公既定

遺使告之洛誥葉曰此篇當與召誥參見周公既定

為王成者召公既卜洛而告則以商庶民畧定其位於洛

公得卜至遺使告卜相與往來洛誥蘇曰此處有簡說在

告戒本末亨次之以示後世也洛誥蘇曰此處有簡說在

鼻至洪大誥治下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予明辟王氏曰

逆之復成也曰明辟者尊之也○程氏曰猶言告子王矣

有復於王之復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魯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不敢及天之初命則我不得不編撰

政事保估王躬而相此洛邑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

以乃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乃卜灋水東

亦惟洛食也乙卯即前至洛之日○蘇氏曰黎水今黎陽

即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葉曰卜者先墨龜

為兆而令之灼而非順其墨謂之食○求吉不過乎三既

卜黎水又卜澗水東又卜灋水西則三矣皆曰惟洛食者

以召公之卜而復以地求吉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卒從

召公之卜為定也傳以灋東西為王成宮室宗廟所在

之說尤詳俾來以圖及敵卜蘇氏曰陳氏姓氏

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四休傳曰

以配天之美命王曰武成曰天休震動使周有天下

者天之休也故周公敬之而相宅以配天休也○或曰作

新邑與我周室同休○又或謂作洛與宗周同休○不在

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或曰王本與公同來又曰王

留祭未知孰是公既定宅俾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

人共貞貞猶當也。葉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

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

以成此休常拜手稽首誨言拜受公言猶禹周公曰自此

新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為王與公俱在

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錫因

留周公居守而周公言此言皆不可王肇稱殷禮祀于新

考然葉氏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疏曰雖有損益以其

已咸秩無文傳曰始祭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

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

盛禮以凡典所无而於義當禮者或次泆而祀之

史述其吾於前而祀其事於後者予齊百工評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拜政時言也者百工謂百官總已

之從王分周而我則未敢今王即命曰記工宗以功作元

歸周恐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記工宗以功作元

祀今王乃命曰我普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出功因新邑

不毀祀而之神明矣王氏日記王蓋若紀于太常歲在

盟存類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勸我

猶言太史友內史友友邦家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以

欲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命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

此周公還王言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

故變公稱汝也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

弗其絕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新謂不可不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戒成王歸宗周其新

皆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撫齊者往新邑評嚮即

習於事當惟用此人慎終之道當如此也往新邑評嚮即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言我今往新邑評嚮即

有功之事務為惇大之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功

之辭於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趙事

赴工常失之急劫又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

言惇大成裕以故其失劫又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劫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放朕不

暇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性冲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

物弊也弊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暫上之心以為可以

役志于享上則天下之民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

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如是則成王實察此亂而遺

周公以愛勤不暇也蘇氏曰小人捕以說人必簡於禮

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比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

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

反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

足以弭兵王而賄則招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

取方領爭貢美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陳曰予嘗以此思之則知文帝却千里馬

而崇鼎重聽朕教汝于禁民彛汝乃是不乃時惟不來

於泰山矣聽朕教汝于禁民彛汝乃是不乃時惟不來

哉禁期也勉也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

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篤叙乃正

我民無遠用疾予之武王也厚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

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叙武王之業而難之意也我民裕矣

先公之業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我民裕矣

則被汝民以教民為裕亦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補丕

無有遠而不至者疾至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補丕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劄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曰傳宗厚族也將禮秉禮也

稱秩元祀奉大祀也言此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于宗四方迪乱未定于

周而命公留于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禮未定于尊公禮未定于尊公

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未定于尊公禮未定于尊公

功葉曰宗者掌禮之官蓋周公居洛七年乃制禮作樂

故周公在戒淮夷後此時未刻禮也此与先儒不同

迪將其後監我土工誕保文武受民乱為四輔公在後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出享此正志

歸之言也公定君洛予往歸周已公功敬公无困哉言公

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賤之事也我則當无

所倦於安國安民之爭而公但勿廢其周公拜手稽首曰

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公公拜受之辭也

召誥蘇淫用洛誥王復子疏陳二家王○惟七年葉說在

康誥日月一段林說與蘇說不同若曰史又其言而

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別

人則無或劓刑人矣言其責之在已也先儒作四句讀曰

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惟弟茲惟

痛閔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閔痛之深恨不自

我得罪也葉說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彞浪亂矣

元惡大憝詳文意當從王氏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

小臣外正皆得為威虐汝之為此欲以德又民而實非德

也姑息而已蘇陳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

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文王之敬忌忌惡也助成王

德顯句越尹人祗辟也顯民明明德於民也

德顯句越尹人祗辟也顯民明明德於民也

恫瘝常如疾痛之任

惠不惠懋不懋

式爾古注云云

若有疾刑人如瘠之意

○世享音天予

武成月日譜

一月以孔注推當

壬辰旁死魄孔注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

戊午師度孟津二十

二月若前月小盡即是庚申

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即是四月○甲子勝商殺紂五

日或四日庚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

閏月李校善義是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

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少大計必無

辛酉也

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庚寅朔吉生明

王來自商二○既生魄諸侯受命于周或癸卯或甲辰

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丁未祀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

或志在丁未前恐經誤○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

日五

右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

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紀于天位而粵五日乙卯又祀饗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

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按張霸偽書有以為古文說

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成次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

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共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幾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至克
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陳征綏

歌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周附我
大邑周此下當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右北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荆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
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略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
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
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擊受命于周之下故定
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
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
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
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劉侍讀謂余

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徙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此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